

0.08

阜寧文史資料



第一輯

第一輯

84

阜寧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

Yt238/10

阜宁文史资料

第一辑

中国人民
政治协商会议
江苏省阜宁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四年十月

前 言

阜宁县位于盐城市境之中部，东和射阳县接壤，西北濒废黄河和涟水县相邻，北衔滨海，南接建湖，西南临淮安。射阳河蜿蜒中部，灌溉渠横亘西北，通榆路、阜淮路贯穿县境，水陆交通便利。境内一片沃野平原，物产丰富。

阜宁于清雍正九年（一七三一年）立县，至今已二百五十三年。全县人民，勤劳勇敢，有着光荣的反侵略、反压迫革命传统。辛亥革命期间，臧再新、伏龙、江宇涵等先烈，为推翻满清帝制，抛头颅，洒热血，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。一九二三年五月，工人顾正红，面对日本资本家枪口，大义凛然，誓死保卫工人的合法权益，表现了炎黄子孙的浩然正气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，新四军军部、五分区行政公署都曾住过阜宁，刘少奇、陈毅、黄克诚、张爱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，领导我县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。陈集战斗一役，全歼日寇守敌，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；益林战役歼敌六千余名，给坚持华中敌后奋战的军民以极大的鼓舞，有力地配合了山东胶济西段战役；北沙战斗是一次群众性的抗日自发行动，广大民众，结成一体，同仇敌忾，为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而战，打击不可一世的日寇侵略军。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，出现许多仁人志士，其英勇卫国和改造河山的业迹，熠熠生辉，永为阜宁人民称颂。

阜宁是老解放区，芦蒲烈士纪念塔矗立在废黄河堆畔，它记载着新四军光荣的革命战争历史。盐阜联中是盐阜解放区创办的第一所中学，校址设在我县郭树乡张庄。在战火纷飞、物力维艰的条件下，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。建国后，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，在建设宏伟的社会主义事业中，高歌猛进，取得了丰硕成果。

为了保存和积累我县的文史资料，使人们了解地方历史知识，有利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、革命传统教育，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，推动四化建设，我们编辑了《阜宁文史资料》，今后将不定期出刊。《阜宁文史资料》的编辑原则，要求做到“存真、求实”，欢迎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，将亲历、亲见、亲闻撰成文稿，反映我县从戊戌政变至“文革”前这一阶段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、民族、宗教、华侨、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有关史料。体裁不限，形式不拘，可长可短，不溢美，不贬抑，坚持周恩来总理生前指示的“要存真，要实事求是”的原则，忠于史实，忠于真理。我们将采用其中有史料价值的文稿，对其余稿件亦妥为保存，以备查考。

我们殷切希望，《阜宁文史资料》的编印，能引起各界人士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注，给予支持帮助，对已刊出的资料，提出修正补充，经常来信来稿，共同办好这一辑刊，让它在两个文明建设中，发挥应有的作用。

本刊选编资料涉及面广，加之工作人员缺乏经验，水平不够，在内容上可能有待质之处，在文字上可能有“鲁鱼亥豕”地方，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，指出讹舛，以便改进。

阜宁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五日

目 录

- 一、阜宁县域考……………县志办公室
- 二、缅怀陈毅军长……………周 适
- 三、恽逸群同志在阜宁中学二三事……………吴育英 梅树冬
丛永琴
- 四、邹韬奋先生在阜宁……………践 知
- 五、计雨亭先生传略……………郑明宏
- 六、计雨亭先生轶事数则……………汪春霖
- 七、我在阜宁建政前的革命活动……………祝 斌
- 八、民兵英雄李福举……………占 山
- 九、益林战役片断忆……………胡奇坤
- 十、阜宁根据地的教育工作回顾……………文史写作组
- 十一、战争时期的盐阜联中……………季洁人 杏 军
- 十二、芦蒲烈士纪念塔简介……………洪 谋 占 山
- 十三、旧阜宁县的司法与监狱内幕……………杨欣吾 梅树冬
王景阳
- 十四、参加国民党政府挑选县长考试的我见我闻
……………李立纲
- 十五、泗阳股匪洗劫益林……………杨欣吾
- 十六、益林帮猪行业琐谈……………陶鼎庆 杨欣吾
- 十七、荷叶亭……………梅树冬 戴晋宝

阜宁县域考

县志办公室供稿

阜宁县于清朝雍正九年（1731年）立县。立县前，县境隶属，或因政区改制，或因兵事纷争，屡经更迭。设县后，疆域定型，历清朝中、后期及民国前半期，至今已二百年有零。

阜宁境地，原是近海之滨。据旧县志所载，元、明时，北沙是淮流入海口，庙湾（阜宁）为射阳湖入海口。海运船舶，每於夜晚在这两地收港停泊。这段近海，水势深广，航运畅通。早年，吴、越等国常在这里海运师旅。元、明时，漕粮北运，常经这条航线。之后，海滩日涨，海岸逐渐东徙，到清朝初年，云梯关（在响水境内）外，淮河口已下移一百二十里，淤积大片陆地。当时海滨有人说：“更历百年，可策马行海底，直上云台山。”

上溯禹贡，阜宁境地属扬州区域。虞、夏时，“扬州贡道沿於江、海，达淮、泗”。江、海、淮、泗之间，当是扬州范围。旧志摘引《尔雅·积地》中有“江南曰扬州，济东曰徐州”之说，认为阜宁境地在江北济东，应隶属徐州。又因《周礼·职方氏》中有“正东曰青州，其川淮、泗”一说，认为按此说则应隶属青州。对此二说未作判定。春秋哀公时，於吴城邳江穿沟东北通射阳河，西北至末口入淮。江淮

间当为吴地。此时，县境应属吴。

吴、越创霸中原时，越伺机挑衅。吴调遣舟师溯淮，争长黄池。越命范蠡、舌雍率兵沿海溯淮而上，切断吴兵归路。淮水扼南北要冲，地虽属吴，但大海南达越东，越军沿海北上，入淮河口而败吴兵。后吴亡，这一地带属越，越亡又属楚。后来汉定天下，封刘缠为射阳侯。刘缠即在鸿门为刘邦解难的项伯，羽破降汉，赐姓刘，侯射阳。未几，国即除去。武帝元狩中，立射阳县。成帝永始中，封泗水灾王子霸为昌阳侯。清人汪士铎在《汉志、释地略》中说昌阳国即为阜宁，后属盐渎县(盐城)，均属临淮郡，昌阳未久即除。射阳、盐渎，东汉时改属广陵郡(扬州)。季汉纷争，魏武帝拟在淮南移民，江淮间十多万人闻讯奔吴，造成数百里无人居住。射阳、盐渎等县遂废。晋武平时，奔吴的人各还本地。太康初年，复立射阳、盐渎等县，仍属广陵郡，射阳曾为广陵郡治。晋安帝义熙元年，撤射阳县，改盐渎为盐城，划一部合射县地，立山阳、东城、左乡三县为山阳郡(淮安)，隶南兖州，郡域就是清末的淮安府治。晋自永嘉以后，南北分疆，江淮之间成为边防前线，烽火连天，兵燹为害，乡黎遭受涂炭。南朝宋、齐，曾在江南侨立临淮郡，把射阳划属这个郡，隶南徐州，但并无实土。梁侯景之乱，州郡沦陷，千里绝烟，人民痛苦，更不堪言。这时，县境归入东魏。未几又归入高齐，於盐城县置射阳郡。陈又改射阳为盐城郡。太建五年，淮南旧地全部收复，后又沦於周。

隋开皇初，山阳、盐城二郡皆废，改设江都郡。山阳、盐城二县皆属江都郡，隋末，韦彻占据盐城，置射州及射阳、安东、新安三县。唐武德四年归顺，仍沿旧制。以后臧君相占据山阳，号东楚州。同年，君相投降，建制未变。唐武德七

年，废射州，撤射阳、安东、新安，置盐城县。第二年，废东楚州，置楚州淮阴郡，郡治设在山阳，盐城也划属过来，隶淮南道。唐僖宗广明元年，黄巢进兵广陵，相传在射阳河南岸喻口屯兵筑城，居民称之为巢城。当时淮南长期兵乱，居民大批迁徙，后杨行密招抚流亡，减轻徭赋，才比较安定。自此县境属吴。李昇代吴后，又属南唐。周显德间，南唐献出江北全部地方，因又属周。宋时，将山阳、盐城隶属楚州山阳郡。建炎四年，金人陷楚州，山阳，盐城二县皆属金人。绍兴元年，刘光世收复楚州，山阳，盐城又归宋。恭宗德佑元年，即元世祖至元三十年，巴延取道沂州，又调遣淮东都元帅博罗罕，副都元帅阿里布率所部沿海溯淮河而进，会师在淮安城下。第二年，淮安知州许文德粮尽投降，县境遂属元。至元十二年，安东州附元，以本县马逻军寨作山阳县。至正十三年，张士诚起兵，据地广阔，南抵绍兴，北过徐州，西达汝、颍、濠、泗，东近海。这一时期，本县县境无疑属吴（张士诚）。至正二十六年，明太祖命徐达，常迁春攻淮安，破吴军于马逻港，守将梅思祖献城投降。《明史·地理志》中说：山阳北滨淮东，南有射阳湖，东北有马逻乡，庙湾镇，羊寨乡三巡检司。盐城东滨海，有盐场，北有射阳湖，西有青沟，西北有喻口镇三巡检司。隶属淮安府，直隶南京。所以，县境在明朝时是分属山阳，盐城二县，直到立县未有变动。

明朝后期，县境内屡遭兵燹，尤其是倭患最烈。万历十九年，倭警加剧，尚书李戴清在庙湾筑城防倭，於是设海防同知，设游击，自此，庙湾成为重镇。万历二十三年，漕抚李戴始依原任巡抚唐顺之旧画基址，跨运盐河筑城。周长七百二十五丈五尺，东西径二百二十丈，南北径一百一十丈，高

一丈六尺，址厚五尺，顶厚一尺，五个城门：东门称观海，大南门称迎薰，小南门称定海，西门称靖淮，北门称拱辰，各门都有城楼。沿城南、北、西三门各有一个水门，“五门三关”即此谓也。城上有五个敌台，雉堞一千八百六十五垛。以后年长日久，又因兵乱、大水、地震等原因，常常楼倾垣圯，维修多次。民国十二年拆毁，历时三百二十七年。

崇祯末年，山东一带兵警较多，漕粮船只常遭阻滞。中书舍人沈廷扬上书请从庙湾受载，海运北上，可快速省费，被批准试运，三年皆应时到达天津。沈因此升官，又议请在庙湾置仓改县，后因故而罢。到清朝雍正九年始设阜宁县，以庙湾镇为县治，属淮安府，隶于江苏布政使司。境地划山阳的马逻、羊寨等乡地八十里，盐城县的仁义、长乐诸里地四十五里，安东（涟水）南部一角，加上场、灶及海滩淤涨的陆地归阜宁县管辖。当时，将从山阳划属的为仁、义、礼、智各图，以划自盐城的为信字各里。其时疆域，东至海一百八十里（旧制，下同）西至苏家咀接山阳县界八十里，南至草堰口接盐城县界四十五里，北至云梯关接安东县界五十里。东西广二百六十里，南北袤九十五里，面积二万四千七百平方里。另有少部土地在今盐城、淮安、涟水境内；盐城也有少量地跨在阜宁。直至民主政权建立之前，辖境未变。隶属关系自民国成立后，先后隶於江苏省淮扬观察司，江苏省淮扬道。民国十六年后，隶江苏省政府。

旧县志於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年）间断，关于近五十年阜宁县境的变迁，将记入新志。

缅怀陈毅军长

周 适

(一)

这是四十年前的事了。

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，重建的新四军军部一度设在我的家乡——盐阜区侍周庄上，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分别住在侍周庄周怀璋、周步西两家。傍晚，他们常常漫步村头，和老乡们共话桑麻。

那年，我初中还没有读完，就留在本庄初级小学当教员。学校设在观音庵内，学生有三百多人，师生都知道陈毅等领导同志住在本庄，总想寻个机会见见首长。但想到他们军务繁忙，便把这个愿望埋在心底。

一天下午，突然有两个军人走进学校的院门，前面一位身材魁梧，圆盘面庞，明眸皓齿，英姿勃勃。后面一位略显清瘦。正在课间休息的教员和学生把他俩围在当中，那位身材魁梧的同志满面笑容，指着我们几个小青年，以浓重的四川口音问道：“你们几位是教书先生罗”！我们有些羞涩地回答道：“是”。他连声说着好！好！便和我们一一握手，爽朗地笑着说：“这一下，我们可相识了！我叫陈毅，他叫赖传珠”。说着笑着，顿时大家都觉得无拘无束了。

接着，陈毅同志仔细地询问了学校的师资、班级、课程

设置等方面情况，又问我们工作中有什么困难，孩子们的功课是不是太重等等，我们一一作了回答。听完汇报，陈军长嘱咐我们：“教书也是革命，我们打仗是为了保卫国家，你们教书，是为了建设国家。为人师表，不容易罗！不光看课堂上说的，还要看平时做的，教学跟带兵是一个道理，要学生做到，先生就得先做到，是吗？”我们连连点头称是。

陈毅同志和赖传珠同志在我们陪同下，绕学校一周，看了看虽很简陋但还整洁的教室、办公室。临走时，陈毅同志略带歉意地说：“现在打仗，困难多，只能发一点公粮给你们”。赖传珠同志在一边点点头，说：“这个学校基础不错嘛，有这么多青年教员，庵房也不小，环境还算好，一定会办出成绩来的”。陈毅同志走出校门时，回身叮嘱我们：

“老乡们把后代送给你们教育，你们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得好上加好嘛”。我年纪小，又是走在前面，就抢先回答：

“我们一定做到”！陈毅同志听后哈哈大笑，温暖的大手搭在我的肩头上，说：“我是要看行动的”。两位将军走了，我们心头热乎乎的，眼眶都有点润湿了。

（二）

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五日，盐阜区参议会开幕了。那天，盐阜区各社会团体、各界爱国人士代表、各县中学校长及盐阜区师范、联立中学的全体师生共二千余人参加和列席了这次会议。会场设在郭树区张庄庄头，在空地上搭了个大芦席棚，算是主席台。

九时左右，盐阜区参议会开幕，陈毅同志潇洒地站到主

席台上，台前一排坐着三师师长黄克诚、八旅旅长田守尧，以及盐阜区党委、行政公署的负责同志。陈毅同志分析了形势，阐明加强抗日统一战线，组织参议会的重大意义。在总结当前工作时，既肯定了成绩，也谈到工作中的缺点。他说：“我们确实有缺点错误嘛！”并列举了事例，还对一位被错关了的中学校长赔礼道歉。当他一边演讲，一边弯腰鞠躬时，那位受到委屈的知识分子立即站起来回礼。此情此景，深深激动了到会的各界爱国人士。

正在这时，突然从西北角传来一阵日寇轰炸机低空飞行的呼啸声。会场稍有骚动，有的人惊呼，有的人想离开会场。这时，陈军长审度一下形势，认为不会出什么问题，就摆摆手，让大家坐定，神态自若，继续讲演下去。

敌机在芦席棚上空盘了几圈，没有发现目标，便一无所获地飞走了。在场群众亲眼看到共产党干部的坚毅镇定的气魄，情不自禁地发出赞叹声。

（三）

参议会后的一天，陈毅同志到郭树区张庄视察工作，盐阜区师范学校和联立中学的负责同志请他给师生演讲，中心论点是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的关系问题。他分析得精辟深邃。在他的启发下，许多青年人踏上了革命征途。不久我也在学校党组织的帮助下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

一九四三年初，我在中共阜宁县委二区任区委宣教干事。区文教助理刘玉万跑来跟我商量说：“天天都在谈陈军长，就是未见到过陈军长”。又问：“你见到过吗？”我

说：“见到过三次”。于是我绘声绘色地把自己见到陈毅同志的情况叙述了一番。刘玉万同志说：“陈军长就在阜宁，想个法子去见见他行吗？”我说：“便当得很，陈军长现住停翅港，住在小学校长朱铁飞家。明天我们去停翅港查学，也住到朱校长那里，还愁见不到陈军长？”刘玉万听了，高兴得手舞足蹈。

当日下午，我和刘玉万到停翅港，先把工作干完，当晚就宿在朱铁飞家。朱家前后屋两幢，每幢都有三间，一色的青砖墙茅草顶，陈毅同志住在后幢正房内。

朱校长听我们说明来意后，就说：“不巧，军长今天一大早就骑马出去了，夜晚大概会回来的”。朱校长还给我们出了个主意，他们住屋前后幢之间由一条火巷相连，是陈毅同志必经之路。他便在火巷内安上一张饭桌，让我们在那里边吃边等。我们一直等到半夜，也没有等着，只好怅然入睡了。

第二天，我们很早就坐到火巷内的饭桌前，慢慢地吃着早饭。这时，看到一个炊事员捧着一个托盘，把稀饭、面饼送到后屋去了，朱校长悄悄跟我们说：“陈军长大概是下半夜回来的”，正说话间，传来一阵驳壳枪木盒碰着胯骨的噤托声，声音渐近，我们抬头一看，陈毅同志身穿一套中装褂裤，一手捧着书，边走边看，身后跟着一位背着驳壳枪的小警卫员。当他们走到我们桌边时，朱校长招呼道：“陈军长请用早饭”，陈毅同志笑了一下：“你们早！”说着便向门外走去。

我们正为没有跟陈毅同志说上几句话而感到懊恼，他却很快折转回来了。手上还捧着书，还是边走边看，走到我们桌前，停下身来。朱校长抢先介绍说，这二位是区里来查学

的。陈毅同志把书放在桌上，点点头说：“基层工作辛苦啦！”陈毅同志端详了我们一下，目光停留在我的脸上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们好像见过面。”我连忙回答：“是的，我在传周庄小学当教员时，军长去视察过的”。“喔，对了嘛！”陈毅同志风趣地摸摸后脑勺，笑着说：“好快啊，两年过去了。你不当教员当干部了，当干部就得干嘛。区里工作辛苦，但也让青年人有用武之地嘛。”说着，他笑起来，一手拿起桌上的书本，一手和我们紧握了一下，进去了。刘玉万悄悄地跟我说：“陈军长那么大的学问，走路还捧着书本，真是好学不倦啊！”

几十年过去了，军长的音容笑貌常萦回在我的脑际，成为激励我前进的一份动力。

恽逸群同志在阜宁中学二三事

吴育英 梅树冬 丛永琴

恽逸群同志逝世已经六年了，他生前曾在阜宁中学工作，度过了十二个寒暑。

恽逸群同志是一位杰出的老新闻战士，是一位忠诚坚贞、学识渊博、观察敏锐的马克思主义者。他在新闻战线上战斗了几十年，受到国内外同行的赞誉和景仰。他勤于著作，毕生散见于报刊文章有千百万言。一些极富胆识的战斗杂文，即使在时过境迁的今天，仍具有现实意义。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一些代表性著作，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编纂成《恽逸群文集》，即将出版。

恽逸群同志，是江苏武进人，一九〇五年出生，一九二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。在上海、香港等地办过报纸，发起组织过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，在日本占领区做过情报工作，历经艰险，数度被捕入狱。一九四六年进入华中解放区后，历任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、新华日报中版总编辑、华中新闻学校校长。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秘书、宣传部代理部长、大众日报总编辑、新民主报社社长。上海解放后任解放日报社社长、华东新闻学院院长、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。一九五二年在“左”的影响下，被开除出党，降职使用，以后被捕入狱，囚禁十年半。释放后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被贬谪到阜宁中学管理图书。一九七八年五

月，中共中央组织部根据他在垂危之年要求著作文史资料的意愿，安置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。正当他着手进行著述之际，不幸于当年十二月十一日与世长辞。一九八〇年四月，他的冤案得到了平反。一九八二年十一月恢复了党籍，恢复了名誉。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二日，他的骨灰盒覆盖党旗仪式在南京举行。

恽老在阜中十二年，虽然身处逆境，生活极为艰苦，但他仍很乐观，笑口常开，真正做到他所说的“不为物移，不为己忧”。尽管常被批斗，他却镇定自若，临变不惊。只要有可能，他按时工作，按时学习，按时休息，决不改变他的生活习惯。他原是行政六级干部，在阜中时每月只有三十七元生活费。他精打细算，不错用一分钱，量入为出，生活极为俭朴。“文革”初期，他将生活费中省下来的钱买了一套马、恩、列、斯全集。他常说：“人活着就得学习，学马列就得学原著，学得系统一点，完整一些，不能只学马列的片言只语”。

他对工作一丝不苟，认真负责。他在阜中图书馆留下的三大本图书登记册，从头到尾一律用工整的蝇头小楷书写，登载得十分清楚细致。阜中图书馆原来书籍凌乱，自他来了之后，整理得井井有条，三万多册书，什么书放在什么地方，他了如指掌，随手可以取得。工作时间，他总是正襟危坐，全神贯注。他将各种报纸按月装订成册，遇有破损地方，便用一张透明纸补好，报纸一张不少，然后用墨笔在封面上写上报名和年月。

恽老在阜中，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，尤其在“文革”期间，受到种种摧残和凌辱，但他坚持斗争，不向“四人帮”的淫威屈服，坚持党的立场，不计较个人得失，默默地写下

了许多重要文章。他曾说过：“我孑然一身，无子无女（当时不与子女联系），祸无所延”。晚上，他在灯下思考问题，曾写出一些建议送县委和学校领导。他曾说：“尽管我又被弃置多年，老而无用，但看到的问题，就非得向有关部门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改进办法不可，否则于心不安”。当时阜宁农村有不少生产队一个劳日单价只有二角五分到三角钱，他认为必须设法增加农民的收入。他还建议干部到退休年龄，倘非工作特别需要，应一律劝其退休，让年轻有为者接班。他又建议粮食按大小人口分配，否则便是鼓励多生育，到二十世纪末全国人口将达十四、五亿以上。这些意见都是卓有远见的。

“文革”初期，他见《毛主席语录》满天飞，对林彪著名的《再版前言》深感不安，便写信给中央一位领导人，认为林彪别有用心。他说：“武器（指理论）可以杀敌、杀友、杀自己兄弟”。后来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利用毛主席的片言只语制造武斗，杀害革命老干部和镇压群众的种种事实，证明他的论点是正确的。

在“文革”中，他针对当时掀起的个人崇拜的浪潮，写了《平凡的道理——略谈个人崇拜》的论文，对个人崇拜产生的根源和危害作了透彻的分析。他运用丰富的历史知识，从许多领袖人物成功和失败的事迹中，阐明一条普遍规律：

“凡是把国家最高领导人（不论他的称号是皇帝、元首、总统、主席、总理、首相、总书记或第一书记）神化了的（无论说他是‘天纵圣明’是‘救世主’‘大救星’或是几千年才出现的一个天才），必定有奸人弄权，阴谋篡夺权力”。

“千方百计提倡个人崇拜，把最高领导人宣扬为几乎全知全能的超人，大树特树其绝对权威，以便让最高领导人终日陶